

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三

聖學類

重經筵以養 聖德疏

鄭一鵬

臣聞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所以作聖者亦惟輔養之有道焉耳是故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則承弼之有人也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則輔導之有方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積累之有漸也故成王用能嗣守文武大訓以篤周祜其輔養君德有此具也恭惟皇帝陛下春秋盛際知風成日 御經筵緝熙典學此

大有為之基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光明高大，不在乎他在。陛下加之意而已。所謂加意者，無他，惟在以周成王為法而已。臣待罪諫垣，思效涓埃，莫補崇深。夙夜思惟，謹以切于經筵者三事條陳于左，伏惟聖明裁察，幸甚。緣係重經筵以養聖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一、講讀之官莫難於得賢古之人君，急於得賢也。咨詢新牧，明揚側陋，乃至假廢卜以求之，矧近者乎？竊見南京吏部尚書今起復羅欽順、國子監祭酒今養病曾鐸、翰林院修撰今擢官呂柟、道德深純、經學純粹，皆負海內重名，或累薦而未起，或遷謫而

未選士類莫不惜之乞 勅吏部亟加起用俾以舊銜日

侍 經緯使得盡其論思啓沃之忠其有巧言令色便僻

側媚者願 陛下速斥而遠之無得為善類之黨則左右

前後莫非正人書所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且久承彌

厥辟此之謂也 一 學問之功莫先於論辨臣聞 太祖

時宋濂嘗講經義從容 賜坐咨及時事 太宗時楊士

奇等日造 宸前承 顧問瀟灑十數刻始退 孝宗御

經筵每有疑難曲加延訪吏部尚書王恕至於 聖躬過

勞為言今 經筵講讀數行儼然而退情意畧不相接而

望輔養之益不亦難哉乞於勸講之際 聖心有所疑者

無耻下問或 宮中所看書史 聖意有未透徹處即

賜延訪夫治亂存亡備在史書為萬世人君鑒戒今講官

講治不講亂講存不講亡人主何所儆省乞 命講官臨

文講誦無有隱諱如漢文帝以崇儉守法聽言寬征而治

成哀帝以溺酒色棄中賢近便佞任外戚而亡光武以崇

儒納諫而興桓靈以綱善類親小人而替隋煬帝以任刑

罰拒忠諫興土木窮征伐而滅唐太宗以任德教納忠諫

息營建寬征徭而盛玄宗初年任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

則治末年任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大要於一代之中某君

如何而治某君如何而亂一君之中某事如何致治某事

如何致亂下至閭閻艱難生民疾苦務令詳究敷陳使治  
亂存亡之迹常觸于目儆于心自然知所警戒中庸所謂  
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此之謂也 一學問  
之功莫貴於有恆切見 孝宗皇帝御 經筵至十二月  
方纔傳免近年率以十月傳免夫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日  
與聖賢相對則道心常存而鑒戒企慕之念自生日與賢  
士相親則敬心常存而規誨弼直之語時聞即此心而充  
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合德 祖宗矣今天時尚未  
甚寒伏願不必傳免或別於 便殿溫和在去處令講官日  
逐進講既得以調攝 聖躬又得以輔養 聖德使天下

曉然知陛下好學樂善崇儒重道之意出於天性非徒循故事崇虛文而已大學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之謂也

豫戒遊逸以謹君德疏

湛若水

臣久以險難退廢山澤恭遇 聖明繼極以八言起臣草  
野之中置諸勸講之列臣勸講官進講之時 聖容淵穆  
聖聽靜專臣豈勝 聖學緝熙之望邇者以暑月暫輟講  
事臣切憂之夫人之心無所用則放有所做則存故廢於  
講學則或繼以逸欲不可以不豫戒也孟軻曰雖有天下  
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言人主不  
可以一日不親賢講學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  
作聖夫聖狂遠矣乃係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夫天下  
之事禁之於未然者易救之於既壞也難此臣所以日夜



念此至切也夫以大舜之聖其臣猶戒之罔遊于逸罔滛  
于樂無若舟朱傲惟慢遊是好傲實是作罔晝夜頹頹罔  
水行舟朋滛于家用殄厥世言雖聖不可以不念也不念  
則怠荒怠荒則傲傲則慢遊慢遊則暴虐暴虐則朋滛而  
殄厥世也夫殄世極矣其始起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  
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首陳殷三宗周文王之無逸其後  
嗣王生則逸故享年有永有不永繼自今嗣王其無逸于  
觀于逸于遊于田無逸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  
若言不可不念勤恤戒遊逸以永命也夫不惟勤恤是念  
則觀逸遊田之事與觀逸遊田之事與則耽樂之心勝故

下絕於民上逆乎天也夫天民親矣其弗訓弗順乃生於  
一念逸欲之微可不寒心哉臣謂陛下今雖未御經  
筵日講然而憂勤之念兢業之心蓋不可以寒暑間者臣  
願聖明於一日之間以端居靜思為本以溫習尋求為  
業以敬親事天為職分以勤政親賢為急務處處操存體  
認天理俾此心無異於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即為  
禁止舊德老臣如大學士楊廷和等新起宿望如戶部尚  
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賜召問以興  
其成王畏相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俾給侍左右  
以取其旦夕承弼之益外則有輔相之賢內則有侍從之

正出則有正學之程入則有遊息之規謹十寒之戒違克  
念之訓存儆戒之心勵無逸之教法天不息與時偕行則  
君德成而萬化理矣臣職在於以經義勸聖學以德業裨  
人主故不容不言記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實臣愚  
之心伏乞 聖明留意覽臣所奏根本重事存省坐隅為  
天下力行之臣不勝犬馬之願

乞重天命以興聖治疏

何孟春

臣聞國運常興天命攸眷帝心簡在衆誠所歸

陛下興聖於南維配天於北極藩邦之號表於徵兆莫之為而為曆數之傳形於誕敷莫之致而致陛下應符而出躬受天命蓋自不知所重踐祚以來心存聖治固宜思所以興之矣臣限守炎荒遙瞻魏闕草茅耿耿不勝至愚竊伏私計今當數月在廷羣臣自元老以至庶寮幸際清明共圖傾竭事之是非政之得失官之臧否民之休戚罔不畢陳法令之斟酌紀綱之董正人才之進退威福之流布弊革害除壅袪滯滌滌忠明佞白賞信罰必維其時矣

臣愚竊計今日羣臣之所陳者心有萬慮口有萬言萬慮至深萬言至富其條件不可勝計其科名各有指及臣外遠莫由與聞然大較知其所願惟在陛下修德勤政始終不間而已修德者勤政之本勤政者修德之發修德勤政非有一事所謂修德者宋呂公著告其君曰人主即位之始當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莫先於學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以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始終典於學厥德修罔覺傳說之告高宗不過如此揚雄

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皆汲汲於學後世繼體守成之主生而驕逸忘其祖宗創業之艱難徒見天下無事以為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耽於酒或盤於遊畋或窮奢極侈小而喪身大而亡國皆由不能以學修德故也夫學以修德而政事由此立焉是修德者勤政之本也所謂勤政者司馬光告其君曰人主初即位正四海延頸企踵屬望之時若深執謙遜端拱不言群臣奏事不加處斷中外之情能無鬱悒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志不可慢時不可失不曰

視反聽然以新隆平之基不改絃易轍無以拯頽靡之勢  
今近而畿甸遠而海隅之民注想維新如饑如渴頃亟有  
以慰之百凡執事中君子小人情各不同窺測深淺相為  
勝負事又有當蚤慮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  
仕勿罔君子言人主勤政無有遠近幽深悉知其事物如  
此而後能治天下若有行弗躬有事弗親雖有盛德民何  
取信弗能問以盡其事弗能察以盡其物則小人得以勿  
罔君子矣庶民弗信則不能安民矣勿罔君子則不能知  
人矣不能知人何以求治人主不患無高世之資而患無  
求治之意不患無求治之意而患無好學之實修德在於

如學求治在於勤政是勤政者修德之發也欲進是道  
他亦惟在乎知人與急親賢而已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  
天下治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  
已憂古之帝王先務為急程頤告其君曰人主大率一日  
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  
質變化德性成就商之高宗舊勞於外及為天子不敢荒  
寧享國長久為後王法周之成王年十有三而即帝位起  
居言動必謹後世守成之主莫有及焉高宗學於甘盤而  
傳說為之相成王以召公為之保周公為之師故其德昌  
隆而政休美 陛下起自外藩如商高宗春秋鼎盛如周



成王在朝士大夫素未相接 文華講學當選天下碩儒  
於今方始既深居 九重遠於萬里若復顯印淵默日益  
嚴重則自賢自聖上之乏涵養薰陶之功下之無周旋輔  
導之助外之幽僻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由上聞踈賤之臣  
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臣愚伏望 陛下追法帝上舊典  
紹復 祖宗故事未明求衣辨色視朝日 御經筵無分  
寒暑或退朝便殿推擇二三大臣及諸侍從更召迭進與  
之從容辯議古今治體人間情偽使各盡其胸臆所懷至  
於文武班寮凡有職業應進見者亦必命之使前降以  
溫顏假以長晷親加詢訪委曲詳悉使下情上通無所壅

蔽又得知其人志趨所向器資所任而加銓定焉其有經術通明有守不畏魁磊淳茂耆艾之上及諸博通今古史傳智謀超卓可以參廟謨斷國論者陛下置之優閑引之禁近使得專意討論以備朝夕召見紉繹顧問密勿獻替務俾縉紳有道巖穴篤行之儒毋遠於朝毋遺於野如程頤所言經筵既罷當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祇候非時宜召資其啓沃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輪直則羣臣間將皆有一言可裨時政將皆有一善可荅君恩將皆得分陛下憂勤之寄將皆得副朝廷委用之誠不敢偷安苟祿養望待遷而陛下得聞益聰

明漸磨道義為商高宗中興殷世為周成王專美姬室德  
不期修勤而自勤矣或曰 陛下助臨大寶一日二日萬  
幾晝既妍觀書史夜則省覽章疏究隱微於未形極思慮  
之不到而又欲與大臣從官延款酬對日晷夜分猶將弗  
給恐非願養神明之道竊以為不然為國有體動政有要  
政有本末事有細鉅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不  
能見目睫舉其綱則萬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 陛下誠  
修德勤政知人而親賢臣下之賢者登之不肖者斥之其  
材能之堪某事者就任使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已  
先得其體要先得其本與鉅者自然躬不勞而日有暇於

講學矣若夫簿書煩冗文法碎密較量金穀剖析毫釐乃  
百官庶寮之所司 大明會典內開載 列聖累朝品式  
格例甚悉 陛下遇有以此言此事陳者第令各該衙門  
檢括看詳斟酌停當取決施行雖勿留意蓋無不可古人  
云習與智長化與心誠又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為  
可為於可為之時正賴今日臣所謂重 天命以興 聖  
治不越乎是惟 陛下裁察臣無任瞻戀拳拳之至

法祖類

遵成法革弊政以培國原疏

張紳

臣聞 十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周文王成王所以賢伏惟  
我 皇上英賢神斷冠絕古今登極以來夙夜憂勤不憚  
興革思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盛海內臣工皆有以仰  
窺 陛下通遵祖宗之盛心矣節該都御史何孟春及科  
道等官徐洪宗汪淵盧瓊楊鈴王秀等各題欲將各處腹  
裏鎮守內臣通行查革以靖地方節奉 欽依或推廉靜  
老成的去或查照舊章行或謂鎮守繫是舊制或謂這所  
言與成法有違因循牽制不欲變更臣竊揆 聖意非謂

鎮守內臣之設真可恃以保我子孫黎民也特以左右之人交誼合謀皆曰此祖宗舊制也載之會典而可稽

陛下亦曰此祖宗舊制也行之累朝而未改踵訛襲非不以為異不知所膠固者景皇帝之弊法而非我太祖

太宗之貽謀也夫太祖之時內官不得與外事諸

司與內官監又移不得往表其為檢柅之法不可尚已永

樂初我太宗皇帝乃命三四內臣鎮守遼東開原及山

西等處蓋專為提備邊檄譏祭非常而設至於腹裏地方

或遇有事其鎮守之任或以公侯伯都督武臣或以尚

書侍郎少卿之文職事寧之日仍取回京所以為萬世計

者益已不遺餘力矣及正統之末推闡誤國遂致我 英  
宗皇帝漠北之征 景皇帝以邲王藍國 尋據大位天  
步艱難所在盜賊蜂起於是福建浙江山東四川等處始  
命燕以內官為鎮守易文職以巡撫之名隨 該山東右  
布政使裴綸奏稱山東為畿輔之邦勅遣內官唐廣鎮守  
其地緣山東雜同邊徼見有右都御史洪英在彼巡撫督  
同都布按三司常川操練軍士保固城池乞勅從長計議  
凡非邊境有巡撫官員去處一體取回庶內臣無輕出之  
勞有司免俱應之擾景太元年十月十九日奉 景皇帝  
聖旨內臣是朝廷家人去年各處賊寇生發人民流散因

此每布政司差一箇人鎮守但有緊急事務着他來說如  
今這所不知主何意擅要取回好生無理都察院便行又  
書去着他從實回將話來但飾詞拾撫不饒又該刑科都  
給事中林聰等題稱也先雖悔過而稱臣群盜雖畏威而  
飲亦然狼子野心情偽難保未可遽以為安而却罷巡撫  
鎮守之任今裴綸因見瘡痍甫定輒要將內臣取回獨留  
大臣巡撫 皇上不即加誅令其回話但恐跟隨人等中  
間冒名目密索供應生事害人者難保必無伏望特賜戒  
飭俾之謹守法度嚴加約束其鎮守官員候事安民安之  
日另行處置 景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題奉 景皇帝



聖旨去歲人民不得寧息因此差內外官員各處巡撫鎮守拊循他每着安生樂業如今也有不才的縱容跟隨人科害軍民右之都察院便行文書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官體訪果有此等之人應拿問的便拿問照例發落應奏請的奏來處置夫由前之旨觀之始與縱虎出柙操挺殺人者無異由後之旨觀之是知兄臂之不可終而姑勸以徐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善守祖宗之法者固未有不計天下之利害不惜事體之是非輕徇左右率意自遂如景皇帝之舉動者也臣惟景皇帝之時舒良王文之徒表裏用事政以賄成無復忌憚其前項內臣

固無可幸之期矣及我英皇復辟紀綱一新重以吉祥  
石亨恃寵招權獨留此弊政以濟其惡日復一日遂為故  
常仰惟我太祖高皇帝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我  
成祖文皇帝轉戰五載弘靜萬邦其艱難險阻蓋已備悉  
而所以為聖子神孫之圖者周思曲慮無不詳盡使內  
臣有益人國果可以鎮守腹裏地方臣知我太祖太  
宗當先為之矣而又何假於景皇帝之手耶臣嘗伏讀  
天順元年我英宗皇帝復登寶位之詔有庶弟郕王在  
絕諫諍失德良多之語綸音載頒天下後世所共聞知則  
景皇帝數年之紀綱與其一時一事之指揮偏頗謬戾宜

無足法者茲固舍我 太祖 太宗萬世無弊之法而如

景皇帝之法乃謂業已持久不復改為不亦非舛之甚耶  
夫 景皇帝原旨謂內臣朝廷家人但有緊急事務着他  
來說其言似是而實非其實無益而多損只如往歲宸濠  
之變逆節方萌預發其奸者按察副使胡世寧也又狀已  
熾戡定其亂者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也而鎮守江西  
太監王宏先事不能告密於京師臨時竟為甘心降虜則  
所謂有事未說之云其果足恃耶夫太平則坐一省以毒  
朝廷之生靈遇變則懷顧望以孤朝廷之委托是鎮守內  
臣之設不惟

無名而適以為奸雄之資固愚民之所

未解者也頃來各處鎮守內臣革面革心不敢作惡臣固  
知陛下聖智神武以大馬用人羈縻銜勒無復狂逸奔  
蹏之慮然縛窮奇之腹而欲其不養竊竊脂之口而使之  
不肉區區之私竊恐其可制於一時而難保於他日此愚  
臣所以不識忌諱而肆為狂瞽之言也夫漢高畫一之法  
變於孝武而復於昭宣然後有吏稱民安之效宋室忠厚  
之規變於神宗而復於元祐然後成旋乾轉坤之功今日  
承先朝大壞極敝之餘所任黔黎困窮已極重以災異  
迭出邊徼交馳此正陛下痛革弊政以逆天休扶植凋  
瘵以培國脉之日也伏懇 仰思 太祖 太宗感念之

良 俯察 景皇帝立法之弊及檢會前後臣僚紛紛不  
已之論 勅下該部集議通將前項地方應革鋪守內臣  
逐一查革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舊他日書之史冊曰  
革守鎮內臣自 陛下始蓋真足以追配二帝而掩迹成  
王矣顧不偉歟臣自分此言一出未免為 陛下左右所  
不喜然失今不言為國家異日之遺恨愚臣負國之罪將  
無所逃矣

陳 聖制以禪至治跡

霍韜學士

高也魏相在漢屢陳先朝故事以禪時政宣帝悉舉行焉  
漢治興隆蓋嗣世賢君恒法式 祖宗而輔世人臣恒率  
由善章惟奸臣暗君乃陰壞成憲且凡創業之君其自立  
其法為慮甚遠其洞察物情甚熟故立法甚精惟其立  
法甚精故律下甚嚴惟其律下甚嚴故臣下多不便故雖  
不敢顯毀舊典而陰壞暗廢日消月磨 祖宗綱紀遂蕩  
焉無存不幸奸臣淺智用事當權遂敢肆恣無忌號於人  
曰 祖宗之法乃草昧之初權宜之制也非治平之時所  
宜用也此言出而天下感矣真謂 祖宗誠不足法矣故

凡暗廢 祖宗之法者皆亂臣賊子之渠也且漢高帝御  
戎馬定天下凡五年在位十二年謂庶事草創猶可言也  
自今觀之漢之嗣君規模器局卒莫有過高帝者則漢人  
輕議祖宗者罪已不可赦矣矧我 太祖皇帝以二十餘  
年勤勞乃定天下以三十餘年 御極乃定治體凡立法  
度俱精思累年所以為天下萬世慮者至周備矣惟宣德  
正統以後遂漸廢壞循至邇年則 太祖之法所存者蓋  
無幾矣夫不復 太祖之法而可以致隆平者臣未之聞  
也故今有言 太祖之法難行者非愚則奸其遷延阻  
不肯奉行者即不忠之首也 陛下欲知羣臣忠邪

此足以定之矣 太祖舊章臣未得悉陳謹錄一二切於  
時政者及近年行令有合 太祖者為例以獻伏望 勅  
下該部次第舉行仍查臣所未舉者以漸修復即圖治致  
理之大端也



黜紛更率舊章以隆治化疏

劉濂御史

臣竊仰見陛下玄默澹泊恭儉仁孝真大有為之主也  
內外臣工不能仰副德意奉揚仁政陛下好鎮靜  
而導之以紛更陛下法祖宗而盡之以自用少識治  
體者未嘗不寒心也臣待罪言官義不容默請為陛下  
言之在昔守成之君力致太平榮華後世者未始不由法  
祖宗之舊守畫一之規傳說聖人也告高宗曰監於先  
王成憲其永無愆周公告成王無逸七月之篇尤惓惓法  
祖之意人臣之忠如傳說周公亦止矣嗣王之賢如高宗  
成王亦已矣聖主賢臣明良都俞舉不越此而今之言事

者輒欲濁亂成法動搖 國是謂之何哉臣嘗原其心矣  
大率為已謀非忠於 陛下茲回詭譎者假之以濟私積  
忿蓄怨者因之以洩怒迂僻固執者則又不達時宜而強  
為荒遁支離之說以欺世誣人紛紛籍籍殆無寧日 陛  
下即位於今五六年矣宵衣旰食欲隆唐虞之治天下企  
足翹首想望太平之休卒不聞一讜言嘉論裨益新治今  
日某人建白明日某人建白今日廷臣會議明日廷臣會  
議此數年之間所以議論繁蕪而成功無聞民瘼不瘳而  
化理愈滯非 陛下之失臣等之罪也昔邵雍聞杜鵑而  
知變法之禍後神宗卒用王安石以亂天下其先見之知

睹於未萌如此今羣邪彙進儻夫接跡恣放任情肆然無  
忌陛下非惟不之罪又從而聽之則小人夫復何所畏  
憚我朝法制經畫於列聖者惟詳惟備盡善盡美但  
法既久不能無弊聽其自至而莫為之所則非審時圖治  
之意豈視小人播弄動搖何時底定又非盛世之所宜  
聞合無勅下吏部申明變亂成法之條及姦黨亂政之  
律布告中外今後救論時政者先查某事舊規如何今日  
流弊如何如何可以祛宿弊如何可以復原規如有變亂  
紛更妄為建明及援引國初不可行之法與夫祖宗  
偶為之事非純懿之典者許該衙門叅駁科道官論劾等

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臣不忠者之戒 陛下亦宜體道  
謙冲益隆繼述非 祖宗之法言不言非 祖宗之法行  
不行則臣民幸甚 宗社幸甚

正法守申令式以隆中興盛治疏 洪異

臣聞繼世而治天下不脩祖宗之法治不可得而致也  
歆修 祖宗之法不任賢智之士法不可得而脩也治以  
法致法以人立天下其果無人乎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  
得其人矣守其法矣如此而不 祖宗其治者臣未之聞  
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撫有天下稽古定制斟酌損益通  
變宜民旰食宵衣聖三十載仁心爰意洋溢於善政善教  
之中真若精金美玉行諸萬世而無弊者也 聖子神孫  
期於世守以永億萬年無疆之休夫何中被群奸扇亂更  
變不常陵夷至於正德末年壞亂極矣幸而 祖宗功德

之在人心者未艾是以天命有歸肆命 陛下龍飛 藩  
邸出繼 離明即位一 詔汎掃姦弊之流恢復 祖宗  
之舊規模大備昭然如覩青天如循大道天下臣民懽忻  
鼓舞皆謂 陛下將大有為而太平之治可以指日而待  
矣 即位以來昧爽視 朝孳孳圖治又選用老成人望  
布 列庶位三公九卿率多 先朝者舊練達方正之臣  
然而及今三年民困未甦流亡未止災異未息刑罰未清  
二論未明 國是未定盜賊滋熾風俗日偷夫以宜治而  
久不治者何也臣愚以為 祖宗之法未修也 祖宗立  
法之意未明也夫自正統以來 國步多艱奸臣誤一國

舊章或意率意變更樹黨招權巧立名第 祖宗之法非  
不招然在也得其名者已非其實有其職者或無其權妄  
增濫設愈亦愈多加以 累朝補偏救弊之政屢有轉移  
急切新進之徒只謀近利條格冗雜事例繁多欲便已私  
隨意援引一有論駁則曰此 先朝之制也此某人 奏  
准之例也以之而惑 聖聰以之而排衆議 陛下將伊  
誰適從乎方今天下之事臣未暇悉舉姑以其大者言之  
陛下今日之法果皆 祖宗之舊已乎昔年弊政果皆盡  
去已乎職任之外別置所司傳奉之徒尚未盡去守爵之  
未修也子粒莊田與民爭利無名之費倍於正供賦役之

未修也下多僭上卑得喻尊一食百金一費巨萬風俗之  
未修也軍士驕縱尺籍罔憑鼠耗狗偷餉儲絕乏軍政之  
未修也水行陸挽動費千夫過山折乾巧於需索驛傳之  
未修也條例浩繁訖無定主生死出入隨行愛憎刑名之  
未修也倖臣第宅僭擬王者名山勝地半入淄流建置之  
未修也凡若此者皆天下之所扼腕嘆息而莫之崇也

陛下嘗考諸 太宗之時曾有是乎今之二三大臣雖皆  
在位然但使之循常供職例以奉 命為賢此殆孟子所  
謂好臣其所教者也雖有才美亦將無以自見况其年皆  
六十有奇西山景暮未見竹無幾矣 陛下春秋鼎盛政



務儉忽治效未臻者成何益 朝無人焉誰與共理可不

及此而為先事之圖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

繆彌戶言修政及時也且我 朝自洪武以來百五十年

矣 國祚中微 陛下入承天統實為 中興再造之主

正當及時追復舊章修明 太祖 太宗之襟以新天下

耳目以一天下心志而顧可以無事自委乎當此可為而

不為此臣所以鬱結而長嘆也伏願 陛下不以微臣之

言為不可行而以 祖宗之法為必可復遴選三公九卿

之中有賢良方正識達治體者特加 眷注使之披瀝肝

膽具盡所見備將今日內外官制職掌倉儲錢糧賦役風

俗禮制軍制駁傳

之類逐一議擬何者為祖

宗之法何者非祖宗之法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何者  
行於今而不於古何者且於古而不宜於今繁則刪之  
冗則去之害則除之善則復之務求於理而致於道無避  
忌諱母沮權豪母以先朝之所常行者為拘母以耳目  
之所習聞者為是隨條論列纂成中興令典進呈 陛  
下揭請廊廡自賜覽校正每遇 經筵之日復與諸臣  
面訂可否務求至當求為不易之規頒行中外使各臣工  
循此而行若有法外生事必罪無赦如此則天下之政出  
於一而九奸巧之徒無由而得紊亂 聖聽 陛下

幾應者亦將自有一定之見而非奸巧之徒所能惑矣上  
下一心君臣同德 太祖 太宗之法寧不復見於今日  
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願 陛下留意焉 天  
威不勝戰慄悚惧之至

遵 祖訓以端政本疏

孫懋

臣嘗伏讀 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  
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  
王言此誠子孫萬世 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承 先  
朝內外姦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聰竊弄威柄 朝政廢弛  
言路靡通將一應奏章或先沉匿不與轉聞或捏改 旨  
意肆為欺罔以致予奪非宜刑賞失常及至言官論劾又  
多留中不出者假以朝廷震怒動遭譴謫箝制人口不敢  
復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直偽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  
禍機壞 祖宗之法莫大於此重以竒珍淫巧百計誘惑

使先皇帝既不得日親萬幾又莫與儒臣接見 經筵  
輟講積有餘年浹月臨朝恒以昏暮君臣隔絕形跡踈遠  
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姦人之手內閣莫獲參預六科徒事  
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紀綱大壞姦黨橫行  
蓄患遠方流毒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  
繼作貽憂 杜稷壅蔽之禍茲亦深矣如昔年劉瑾捏寫  
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  
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藏不報本  
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為寒心尚賴 皇天眷祐 宗廟  
有靈 杜稷不致顛危乃真幸耳茲者伏遇 陛下聰明

天錫仁孝夙聞起自親藩光陟帝位四方萬國延頸  
目瞻望太平今龍飛御極之初正勵精圖治之始且  
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汗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君子小人  
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覩明詔痛革先朝  
弊政洞察小人姦狀中外臣民不勝懽慶以為我朝百  
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詔令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  
矣茂以加矣但臣以為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尚有可憂  
伏願陛下奉天法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  
請自今伊始每日視朝之餘即御文華殿聽政凡中外  
大小臣工所上章疏凝神注思逐一俯賜觀覽不時

召入內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事大論  
議矛盾者則勅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親近徑從內批  
如先朝之為者即有寢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  
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伏私念內閣機密重地  
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  
綸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壅蔽似若無可容者何乃  
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忌畏則是關防  
之術尚若濶踈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機因得以  
竊弄之矣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祖訓內閣創置  
列於大明會典臣愚欲乞陛下仰遵聖祖大訓載稽

我太宗文皇帝故事。勅令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御寶。將逐日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五日一次類進。揭帖與六科旨意題本對問。雖陛下聖意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行許令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勅下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奏給其數目。送吏部附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沉匿之姦舉無所容。而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於正矣。臣忝官諫諍遺際。聖明一念。朴忠粗先有見如此。伏望陛下



脩舉 祖宗久大之業釐正 累朝因襲之弊光復令典  
永示弘規追究前日壅蔽章奏明此欺罔一應姦邪之人  
明降 勅旨處之重典以示大戒此實端本澄源法祖立  
政之第一義也伏惟 聖明留神天下幸甚臣干冒  
威無任隕越之至

慎守祖宗家法疏

石堦

臣伏覩 御劄及傳諭欲於 世廟告成奉安 神主之

後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親詣 廟所謁臣已同費宏楊

一清賈詠等據禮正對未奉 明旨今早司禮監管復傳

聖意欲令禮部即具儀注臣仰窺 聖孝惟欲速從

母后之令耳但從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愚不敢

默然以誤 君父於過舉也臣惟 祖宗家法凡后妃入

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又 太廟尊嚴上同於天乃

天子對越 神靈之所非時享祫祭雖 天子亦未有輕

易輒入者而况於 后妃乎其曰后妃廟見即今之 奉

先殿是也。聖祖神孫累經參酌行之百五十餘年。列  
聖相承已為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  
議及豈至於今日得遽為變更之說哉孟子曰規矩方圓  
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我祖宗天生神聖明物察倫  
創始詒謀以垂永久萬世聖子神孫之大範也有所舉  
動遵而行之若為圓者之有規為方者之有矩擬之議之  
毫釐不異則今日家法即祖宗當時之家法今日治功  
即祖宗當時之治功夫何間然之有釋此不務而顧聽  
紛紛之言曰國初之禮有未備今日之廟有不同任  
意詢意一切自用彼容悅幸臣豈有愛君之實哉 陛

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雖曰有所撰作不謀而合然聖不自聖尤且法祖宗之道况一代開創之興主多少運思多少歷事以立後世之法恐亦有未易以度越者執臣愚以為祖宗之法不可輕變者如比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陽陰分定各止其所不相侵越是故古之人男治外女治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曰正宮闈以正朝廷又曰正家而天下定其所以慎其防者如此漢唐之季世事不節古陰盛抗陽女禍時作夷狄侵擾羣小得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以陛下乾剛中正之資為天地百神生民之主豈宜輕變祖宗之法致使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

入輒入 太廟街門來往坤類行乾之事陰乃冒陽之位  
其幾既見不容但已異時縱無後患然亦豈可不加之慮  
我臣樸鄙之臣轉道無狀固不足言誠恐上為 聖德之  
慮有非小小以故不敢阿諛苟容狐疑觀聽以成 君父  
之過以負 天地之恩也伏望 聖明思乾坤陰陽之義  
畏 祖宗創建之法謹天下萬世之防務抑其情以合於  
道所有 謁廟儀注速賜停止以成 大孝之德臣  
甚天下幸甚

儲貳類

出閣講學以養 聖功疏

周冕 御史

臣備員言官待罪無補晝夜孜孜求為建論思以仰裨

聖政萬一不敢顧忌心至切也但才識凡庸無遠者大者

雖有縷縷之誠不足瀆 聞臣伏覩嘉靖二十四年春我

皇上渙發綸音欲行 皇太子 裕王 景王冠讀禮

內外臣工不勝欣躍續以禮官不能仰承 德音妄有所

議是以中止 臣嘗聞漢儒賈誼保傅篇有曰天下之本係

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

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後世莫不首舉以為定

論蓋古昔王者之教太子也未生則有胎教既生則有保  
傅襁褓之教及其有識則有詩書禮樂之教如拘以文成  
之年歲不同是蓋不達時宜之論至於禮節繁多為言者  
又書生畏難苟安之故習也豈萬世不易之道哉欽惟

皇太子誕生岐凝之質得於天成以堯繼堯以舜繼舜似  
若無待於教也臣切思 皇上天縱之聖龍飛 藩邸人

倫物理罔不周知尤加意於二帝三王之學遜志時敏無  
時豫急矧 皇太子生長 春宮之中隔遠 天顏不得  
行問安視膳之禮而事親之道誰則陳之不得接士大夫  
於左右而臨下之體誰則啓之不得覩稼穡之艱難而所

其樂逸之言誰則告之不得見問閭之疾苦而祈寒暑雨  
之怨咨誰則聞之使不及時為學禮樂名物何自而知治  
亂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辨與其日處於深宮  
執事文華殿之清嚴與其日侍以宦官孰若士大夫之  
適歸保與其日逸於休養孰若詩書禮樂之為薰陶此蒙  
以養正之功在今日所不可一日緩者矣且古者人生八  
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皆入小學以收其放心及  
其十有五歲皆入大學以養其德性况皇太子之年有  
以過入小學之期而將近入大學之時乎然重太子所  
以重宗廟社稷也教太子所以教天下萬世也豈一



日之教則天性之明蚤開一日非獨臣之願也是天下之至願也 臣愚伏望 聖明思 祖宗之業 皇太子繼之天下之大 皇太子理之億萬年之統緒 皇太子繫之蚤舉 昭代之儀以隆 聖朝之典博選天下之有道義多聞孝弟忠良之士旦夕與居使之日陳正道日講正言日行正事其前後左右侍御僕從必選小心端恪之人至於裕王 景王冠讀禮亦並舉行而所以為之擇師儒以輔之者亦必極一時之選如此則 聖功可養國本可端本支百世宜君宜王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是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賜 聖

裁臣不勝拳拳懇祈明越之至

早舉 取宮朝儀以備典禮疏

羅洪先

臣聞自古聖王之貽謀也未始不以禮為防而其禮之行也又皆究微隱以周其慮蓋於辨等威防漸習雖節目至糾舉動至暫其關係至大而可久者尤不敢忽蓋所以為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 臣伏覩 皇天眷祐 前耀揚

輝 陛下深惟古典早建儲宮已嘗下 詔覃恩四方矣

既而慎選宮僚備輔導以隆法制天下皆知 陛下此舉至公至明所以定大計而消覬覦為慮至深且遠也獨於令節上箋之禮稍遲以歲月者意者以 主體未充而又燕以謙抑耶夫人情之不容已者即禮之所由生今天下

荷 陛下覆育者已二十年有位者皆出拔置而有知者  
皆由涵濡而與之生成而又髮被 聖澤之恩正思所以  
報稱而莫之為圖者及聞 儲宮之建又二年矣使其徒  
抑法制之隆而未覩威儀之盛亦何以一其觀聽作其忠  
愛而使之不倦哉臣聞竭股肱之力致保護之誠天下臣  
民與臣殊責至於望 清光樂盛美而罄私願者其心則  
一而已竊以明年正當天下臣儒朝 覲合其試之期而元  
日又為三始之吉欲乞 聖裁即於是日候 奉天殿大  
禮既成請 皇太子出御 文華殿受朝賀如儀至思是  
時內自幾甸外達遠鄙上計之吏下及蠻夷君長雕題左

衽之普凡奉正朔而來王者皆得踐踏庭墀必自愛以  
為朝覲而且得見吾君之子也儒生學士稱說仁義  
者莫不矢初服而篤忠貞必且自慶相與謳歌吾君之  
子也是禮雖止於拜稽而實則可以萃群情可以塞衆望  
可以昭大義不出宮禁而闕四海不逾頃刻而垂萬萬  
年無疆之休是豈區區節目舉動而已哉或疑未告廟  
而臨臣民與禮不應臣請暫於奉先殿行禮或即代  
告自可通誠益推祖考之愛有甚於子孫之敬而繁文  
在可畧矣或疑廢質和粹不宜遠離阿保臣請擇左右慣  
習之人委之扈從重裘累茵周帷複幔數日而出納陛而

行亦自與深宮不異又况血氣得動盪而益舒智識由習  
熟而漸廣其於宴節不無相宜至于出閣講讀自有常  
期不敢預竇此正所謂禮之權也青輅既乘絲仗斯備  
凡冠服之制几案之規旒羽節蓋之章其職掌有常員而  
納藏有常處也乞勅所司及時督造仍查內外執事侍  
班員缺從公推補務得人不得其位至於周廡之士虎賁  
之威亦望嚴擇然後任使是不特取其膂力以壯羽衛實  
欲審其志意可托下城蓋文物以昭數而陛角以飭威  
斯二者又禮之微者也臣待罪宮闈職當引古誼以贊助  
道術今視典禮未備分不宜然惟陛下亮其忠察其微

隱而早斷之

感恩獻愚少裨 東宮聖學疏

霍韜

臣等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官僚 恩命下臨無任感  
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聖上特擢臣等隆以清  
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 臣等所由萬倍感激圖  
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  
陳說文辭圖以涵養睿資預培 聖功之基惟曰聞正言  
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與性成而已矣 臣等又聞古  
昔聖學圖史箴誠日陳於前於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  
善之旌誹謗之木朝夕飫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謗言日  
聞則過日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 臣等



竊取古意繪為 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為一冊獻上 東  
宮殿下其一曰文王世子問安次二曰文王世子視膳願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胃願 皇  
太子默契古聖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榮授經見東漢  
猶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茅茨土階願 皇  
太子知我 宣宗皇帝聖德上符神堯也次六曰大禹菲  
飲食惡衣服願 皇太子敦儉重紀也次七曰大禹卑宮  
室力溝洫願 皇太子知聖王奮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  
稼穡艱難願 皇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法也帝王知稼  
穡艱難乃知小民之依不恣逸欲所以祈天永命也次九

曰周室后妃蠶織願 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不敢侈也次十曰宮中隙地種蔬願 皇太子知我 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也萬世太平之丕丕基也十一曰西苑耕稼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恤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禹也十二曰西苑蠶桑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王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諄切莫盛於高宗傳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少裨 東宮作聖之資 勅下內侍

謹厚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  
解文義且觀圖象得意契悟自添愈於講說之煩也臣等  
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節亦庶  
幾言無偽飾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  
謗木者專美於前也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人之服器制  
度俱未精考神堯大禹高宗文王傳說及漢明帝桓榮或  
冕裳或便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大略未敢謂肖真也至  
於字畫惟儒士勞良相陳鈿校書冊謄錄雖有差訛不敢  
洗補臣等演說誤謬亦由學識庸淺所致臣等謹備陳罪  
狀伏乞 聖明察臣等感激圖報之愚亮臣等獻芹之悃

恕臣等謬誤之故 宥臣等不識忌諱之戮 特賜內侍  
人員時進 東宮睿覽達臣等區區微誠 臣等不勝戴  
恩擢罪屏伏戰慄之至

早定東宮朝賀禮制以慰群情疏

唐順之

臣聞古者豫建太子所以重宗社也太子既立則有臨蒞之位有朝會之儀所以奉人心昭軌度也伏惟陛下聖謨獨運深惟宗社根本之重早正東宮儲貳之位以繫宇內之心者二載於茲矣曩以儲躬冲幼務存謙抑凡遇歲時令節及千秋慶賀令進箋內庭此皆禮出從權時有待令皇天迪保膺美日昌雖龍德尚臨而麟姿益茂至於未歲首春又當天下百官述職多士質興衣冠咸萃於天都極欣交通於萬國咸思望元良浴哲岐嶷之光以思報陛下曲成範圍之大德者其心益有窮極

哉而文華受朝之儀缺而未講臣民稽首之敬抑而未伸  
非所以彰 主器之殊尊答群心之屬望也臣愚伏願  
陛下俯覽萬物作覩之誠大昭育震重暉之盛特 勅各  
該衙門凡 東宮朝賀一應儀注早為詳訂竊與麾仗一  
應法物早為完繕所貴周慎豐美以飾采章而聳觀聽其  
青宮內外侍從禁衛一應職屬早為擇補務求忠謹端亮  
以專羽翼而資併護儀物既修官聯既備及茲正陽履端  
之辰蒼龍應律之候群臣請 奉天殿朝賀禮成即詣  
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則離明之照成於兩作 前星之  
曜增光紫極而內外官僚之衆四夷 朝貢之臣咸於快

視爭覲之餘興起其憂  
附之忱各恩恪共乃職以對  
揚聖天子貽謀燕喜之休命者必自茲益篤矣

願獻微忠疏

郭希顏

臣退伏猷畝生未報 恩死為贖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  
倭北虜為中國憂臣切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  
所謂不在顯史者是已明內之尤急也臣往歲恭讀 聖  
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儲難

皇上誠欲立儲官則重臣有可謂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  
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為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  
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間歲星變地震繼  
又 大殿災皆天垂仁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為  
皇上計此迄無一二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思 主



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罷監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為負國言之雖死為報國臣寧一言報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何謂釋疑臣觀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履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皇上至愛莫如二子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何嫌何疑也蓋自古者倡為二王面陳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議也由差遠也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祀

此大可慮也由最近也不必疑於王 諭二王以毋忘恭  
敬使知蒿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尊曰夫然後 王心無所惶  
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臣故曰疑釋  
而 君相信是為至和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  
封臣聞神龍離淵人坊仰之美玉出匱人或伺之如此於  
外防也 二王親則 皇帝之子也貴則國體之寄也顧  
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則讒隙所由  
萌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况  
于親子乎是故幼而暱就膝下者所以薦恩也長而出就  
藩封者所以疆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闈臣仰窺 天慈為

王纒繼但官府不宜久匿出封若已預待 王誠能慕叔  
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畫計 聖明早斷及時 勅王  
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為兩盡臣故曰分  
封而兄弟相保是為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  
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 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  
有不身任其難大而欲相安于無事也不觀之今時何時  
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願 大聖人萬萬  
年垂拱者誠以南而事權非 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  
及掌而收也若曰儲宮臣知天序所歸堯舜不能以揖讓  
聖祿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則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

涵養沖資討論往古得失相切劘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  
務不得與聞况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 聖父又非倦勤  
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 皇上端拱以  
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 父  
子相體是為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屏翰  
彼此永無猜妨宮中問省之箋不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  
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  
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自賓至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  
隆而 宗社自延此安儲之上計而今日之先急也每嘆  
古者忠臣不退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臣嘗得罪

輔臣只知 天恩莫報輒憤激椎心且先國者不讐其私  
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忠圖之不早非智是故在  
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 聖明仰慰 祖宗九天之望  
深思 聖母一脉之託察臣愚始終為 主無他救草莽  
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刎首而爭效 闕下者哉

真選官僚疏

呂應祥

臣等恭逢 皇太子冊立該輔臣等官選擬詹事丞以等  
員吏部題 請銓註間隨該科道等官先後論列選擬非  
人仰荷 陛下高明洞燭各有 處分或歸原職或令致  
仕中外權限各缺已蒙 聖諭着吏部推補臣等待罪  
該科無所知識但讀禮有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又  
曰選天下 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見  
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皆正人也以此觀之則今日推補必  
有孝悌之行而有博聞今古者然後為有道之士可備禮  
樂之輔若漢唐宋以來輔翼非人不足言矣獨嘆服我

先朝 列聖之慎於擇人而未嘗限於所選也又嘆服我  
皇上 勅諭且不備員之見誠超越千古而與 列聖同  
一心也 成祖文皇帝問楊士奇曰汝今兼 東宮何官  
士奇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  
忒 東宮官則 成祖文皇帝所倚以輔翼 東宮者胡  
廣楊士奇二人而已又聞 仁祖皇帝擇 東宮講讀官  
尚書蹇義等以侍郎儀智應 詔並以儀智道理明執守  
正雖老精神不衰是 仁宗皇帝倚以輔翼 東宮者老  
臣儀智一人而已及至 宣宗皇帝擇用官僚以兵部尚  
書張本善太子賓客 英宗皇帝擇用官僚以吳與弼為

左春坊左諭德然以上諸臣考其出身或以歲貢或由學  
官或自守令或從布衣蓋期在得孝悌博聞之才以備禮  
樂之輔然亦不過此臣耳今陛下且不備員之勅臣等  
仰見陛下之心即列聖之心也但今宮僚方輔而論  
効紛至豈不以太子天下之本宮僚輔翼之臣然與茲  
選者未盡皆孝悌有道術之士所以效忠于陛下者不  
得不犯衆怒一言之耳今陛下勅吏部選補萬一選  
補之後衆心難服甲可乙否再致人言臣等竊以清明  
之朝師保之選誠為榮盛之事而致使人心疑惑指摘納  
賄之跡形於章奏傳布四方有碍觀聽故臣等思得今在



京在外九卿總兵等官其職不過一事其治不過一方凡有員缺尚書會同九卿等衙門各官公同推選題請點用况宮僚太子之輔其關係天下國家之大伏願陛下勅吏部照會同推選事例集各衙門官公同于朝會內閣輔臣將已補各官及各員缺應補之人一一究度先之以孝悌次之以博聞有實行顯著者方許疏名上請點用庶幾合衆公於下遵聖斷於上則人心自定人言自息垂之世世以為選宮僚之法真才可得矣再願陛下勅會推各官不可推舉奔競之人蓋奔競者之立心也隨時勢以為轉移人好利則進以利好名則加以名百

計營求以快其欲遂其貪而已少遇利害輒叛而去望其  
納忠責其死報不可得也今陛下聖神文武默運化  
成其奔競者固無所容而太子進德之輔尤宜斥去此輩  
臣一得之愚上塵聖覽如可採納俯賜施行豈惟臣  
民之幸實宗廟無疆之休也臣等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舉正 東宮朝會禮儀疏

趙時春

臣伏覩 陛下以春秋鼎盛之年即預建 皇太子以奉承 宗社安慰臣庶大公至明計深遠慮實萬世無疆之休熙洽之業也天下臣民曷勝幸甚維茲嘉靖二十年適庶官朝 覲之期多士賓興之歲恭惟 陛下雍穆端拱與 天無極 皇太子垂及陸齡濬哲滋茂此正 天日重暉大明麗物之時天下臣民欣逢快覲之際也然而東宮朝會禮儀之詳尚未修舉 內庭近侍之屬翊衛府軍扞護之徒尚未選擇 鸞駕法從物采威儀之美尚未張設甚非所以重 國本慰人心對揚 明聖垂統裕後

之至者也。臣謹按春秋孔子褒齊侯。今諸侯會王世子於首止。彼周王之事不足為。陛下道但先聖褒方伯。率諸侯以尊君重統之義。則可以為萬世法。方今天下臣民喁喁之望。豈不百倍於齊侯哉。陛下盛德謙抑。未即渙綸音以示群臣也。而臣職忝官寮。責在司經。若復緘默。不以上請。誰當為。陛下言之。伏望聖明俯賜採納。如果臣言不謬。即乞勅下各該衙門。博考制度。備具禮儀。務在盡美。擇來歲正月上旬清吉之日。禮官率中外群臣。以奉天殿朝賀。畢後。即於文華殿朝賀。皇太子臣又切思。皇太子睿質冲粹。其登輿殿座。起居周慎。之

防非臣等外臣所能興伏望 陛下聖鑒親賜選擇謹厚  
忠實小心內臣即令帶 東宮職銜以事 皇太子務周  
且備其外庭宿衛侍衛官員人役亦望 特勅所司定議  
施行及 臣等官寮見缺太多存者至少甚至少保掌府亦  
缺不補極知不足以奉 聖意塞衆望更乞 陛下博簡  
天下英賢端方直諫之人以充其任則天下臣民不勝幸  
甚臣愚不勝幸甚

早舉 冊立 東宮大禮疏

高儀

臣等竊惟人君善於圖治者必以建儲為先而人臣忠於謀國者亦必以建儲為急蓋建儲豫則國本定國本定則人心安所以宣邦家熙洽之光而綿奕葉昌隆之祚者由此其基也恭惟 皇上 太德光前 至仁啓後篤生元嗣已六踰齡祥承 九廟之遺庥慶衍萬年之統緒 元良有在中外咸所忻瞻 主鬯得人臣民莫不交戴所有早建 青宮而豫端蒙養宜有不可緩者昨歲該臣等兩次題 請初則 諭以後行 冊立未即 允俞既而留中不報久靳 成命臣等退而踧踖不敢復言然竊伏自思

朝廷重務莫此為急一日不舉有司之責臣等職叨邦  
禮若使大典闕遺而不以上請非人臣謀國之忠也况  
查得宣宗皇帝於宣德二年生皇子甫二歲而冊  
立憲宗皇帝於成化六年生皇子方六歲而冊立  
孝宗皇帝於弘治四年生皇子纔二歲而冊立載  
在國史班班可考今皇子雖在冲齡而舊典可據况  
聞竒表秀發睿質異常必須冊立之儀既舉然後  
教養之禮可行方此春陽布令之月實維青闈肇典之  
期用是不避煩瀆再干天聽伏望皇上俯容臣等文  
武百官照例上表陳請仍乞聖明早從羣議特

俞音勅下本部擇日舉行寔宗社萬年無疆之慶臣  
等不勝惓惓祈懇之至



請冊立東宮疏

張居正

臣聞太子者國之大本君之儲貳自昔聖帝明王莫不早  
建元良預定儲位所以尊崇廟重社稷也臣昔侍藩邸  
竊聞皇子聰明岐嶷睿質夙成我皇上茂膺天  
眷篤生聖子中外人心咸切仰戴去歲皇上登極之  
初禮官即疏請冊立伏奉聖諭以皇子年尚幼先  
賜名而後冊立臣有以見皇上慎重大禮之意但人  
心屬望已久大計亦宜早定查得我祖宗故事宣宗  
以宣德三年立英宗為皇太子時年二歲憲宗以成  
化十一年立孝宗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弘治

五年立 武宗為皇太子時尚未周歲也今 皇子年已  
六歲比之 孝廟年造相符較之 英 武兩朝則已過  
其期矣伏望 皇上率由 祖宗之舊章深惟 社稷之  
長計以今首春吉旦 勅下禮官阜正 儲宮之位以定  
國本以慰群情至于 出閣講學及一應朝賀等禮稍俟  
數年 皇子睿體充實然後舉行亦未為遲臣愚昧荷  
皇上恩遇列在輔臣之末事關 宗社不敢不盡其愚伏  
惟 聖慈俯允施行天下幸甚

慎選東宮內外官僚以端大本疏 張鹵

臣于正月十二日與禮部尚書高儀等同日具本以

冊立東宮大禮事上請既而荷蒙 明旨允俞臣仰

見我 皇上上欲以隆 宗社萬年之計下且不遺臣愚

一得之言爰暨中外臣民不勝慶戴且各該衙門已具儀

擇言事行在邇臣惟自昔帝王慎重儲闈固貴于早定尤

貴于預養故臣前本有謂周成王為太子方其尚在襁褓

之中必太公為之太師周公為之太傅召公為之太保伯

禽唐叔與之遊詩書禮樂以為習故成王能聖為成周令

主今所有 外廷官僚之選除師傅保之官輔臣與大臣

蕪領其餘官僚先宜于應選臣僚之中求其德誼誠篤學  
術純正心行光明之人而簡任之必不宜一使浮薄  
飾之流得應清貴以妨至公但東宮講學備官事尚有  
待臣且不敢贅瀆至于內庭應選人員近在目前其  
機最尤為切要何者皇子殿下當此千秋曆齡與內  
臣侍從其勢易為親密其情易為浹洽其為事易習其為  
言易入故昔我孝宗敬皇帝之在東宮也我憲宗  
純皇帝擇內官覃吉任典簿高吉為人溫雅誠篤通詩書  
識大體議論方正每于憲宗前口授大學中庸論語諸  
書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隔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

養桑軍務以至諸凡情弊悉直言之嘗曰臣安敢望富貴  
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故至今仰 孝宗之聖者而必多  
吉輔導之功臣愚以為 東宮內臣之選見今在內人員  
抑豈盡無能如吉者乎不則亦須求得其近似者方慎選  
以充此二事係于天下國家首務誠非他事可比萬望我  
皇上遠法帝王懿則近遵 祖宗成憲果以臣言不謬乞  
勅下內閣令其遇 東宮備官開講之日會同部院大臣  
以選 外廷應備官僚再請 勅下司禮監令其目今即  
會同在內近侍及各監局老成公直管事人員以選 內  
廷應備官僚務各秉至公以求至當如有營求冒進之人

計內外諸臣但有聞知即指名論究庶我 皇上啓後洪  
猷 皇子殿下基命成德皆于是盡得其機要而 國家  
億萬年無疆之治將益厚于昌隆矣

宮闈類

慰問中宮以全聖德疏

詹仰庇

臣本草茅荷蒙先帝作養發身科第叨任民社無益尺  
寸伏蒙陛下簡拔擢臣臺諫荷國厚恩愧無補報前次  
二疏干冒天威自分貶斥幸而聖恩浩蕩俯賜寬容  
臣雖粉骨碎身未足圖報切謂職居一官有聞輒言無  
忠君愛國之誠又以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  
言又中機會外此皆為無益臣謂此言未必皆非但負  
聖君負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一一  
煩瀆聖聽切舉事之最大有關於聖德者為皇上

陳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陽教后理陰教所以建天下之極為萬世之經也恭惟 皇后殿下先帝所賜以配 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 陛下宜遵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為 宗廟社稷之主以為四方家人之則可也切聞 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拂 聖心去歲 聖駕謁陵 皇后隨行朝野懼屢群疑以釋近聞久出坤寧置之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陛下畧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紛紛聞者莫不垂涕萬一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後世之譏何其如為 聖德之累何伏望 陛下遵 先帝之命念 宗社之重及今請就



正宮命直侍馳傳宮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 皇后柳  
樽之氣以舒而凍體亦因以平和矣臣每入朝之際聞諸  
大小臣工無不以此為 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宮禁不敢  
直言臣謂知而不言者欺也言而不盡者蔽也欺與蔽臣  
子之罪死有餘辜也用是披瀝心血冒犯 天威伏望  
俯賜鑒納臣雖萬死亦瞑目甘心矣

速請正位中官以端治本疏

王時舉

臣近觀邸報該雲南道御史詹仰庇一本披瀝忠悃乞加  
慰問 中官以全 聖德事 奉 聖旨后已侍朕多年無子  
又多病近因病移居別宮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而不曉  
宮中事多言姑不究又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一本懇乞  
聖明正位 中官以慰人心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知  
道了待后疾調理稍愈即還本宮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觀  
之不勝駭謔臣待罪萬里之外雖朝政之得失尚不聞其  
詳况 宮闈事乎今書之邸報傳之中外矣凡大小臣工  
莫不相傾齎泣以為事關 君德之最大者臣政惜死不

為我 皇上陳之臣惟天者萬物之祖地者萬物之母故  
子思子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能  
育 君猶天也 皇極者則 君之位也所以理陽教以  
聽外治者胥比焉 后猶地也坤寧者則 后之位也所  
以理陰教以聽內治者胥此焉位之時義大矣哉今 皇  
后母儀天下其位尊矣置諸別宮其處卑矣位尊而處卑  
謂之拂經拂經則必有乖戾抑鬱之憂廢之地不得其位  
則水旱震騰之變於此乎召之雖天有剛健之德且能獨  
運於上以底萬物之育乎故曰妃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物  
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此之謂也 皇

上之意以為 皇后多疾移居別宮或可疾退殊不知

皇后之事 皇上也猶地之於天也地非天以為之幷懷

則無以安其靜正之貞 皇后非 皇上以為之瞻依則

何以慰其坤順之懿睽違日深抑鬱且甚疾將日劇况能

退耶 皇上之意又以為待調理稍愈即還本宮殊不知

皇后之居宮中也猶地之居中央也豈可以疾之增減為

中宮之出入耶 皇上中天地而為綱常主將使天下之

夫夫婦婦無不各得其所今 皇上乃與 皇后共奉

神靈之統者而可使之不正其位乎共理萬物之宜者而

可使之不安其居乎又 先帝之選擇而作配者可使之

不遑啓處以致抑鬱成疾乎恐非所以訓八方而昭四表也此猶自其名位言之耳且聞 皇后有關雎之德尤所當親有樛木之賢尤所當敬有脫簪待巷之規尤當虚心聽納以為天下萬世法豈可踈而遠之而不得日炙 聖德之光華耶臣之事 皇上猶子之事父母母不得於父必幾諫號泣以求親心底豫而後已况 皇后天下之母乃今不正其位抱病別宮臣豈敢不號泣極諫以自雖不忠之罪執伏望 皇上早賜 綸音速請 皇后正位宮加意調慰則 睿體自阜 聖德益光典禮崇而敘矣臣之死生不足恤也

宗藩類

議處宗藩事宜疏

戚元佐

臣聞國家極重之勢慮不可返天下殷憂之伏謀當預圖方今宗藩日盛祿糧不及人皆憂之言官亦嘗屢切陳之然而卒未聞有善處之策往歲本部會議宗藩條例事有畫一之法冒濫不得容其奸冗蠹頓裁時稱一快然天潢繁衍而椒聊瓜瓞者不可限也國課有額而歲徵難派入者不足供也近因科臣建議事下本部臣係該司職掌已經通行各藩及兩京各衙門人摠所見得具疏請今已及期止有南京禮部一疏稍擴條格畧陳其槩而

其他亦未有言及之者蓋以宗藩事體動關祖訓是以議即窒礙法多掣肘然欲不拂祖訓而聊且通融則亦補偏揀弊之法而非拔本塞源之道也諺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日之事若非大破常格以處之則將來祿糧必不可支有司必不能給宗藩必不能謀生國家必不能無事不出數年而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今之議者每曰祖訓在上不可少干而不知祖訓之言祖宗未嘗拘也故欲議宗藩而各得所當先統觀宗藩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祖宗微意之所在然後可以審其權衡而酌議之耳蓋高皇帝雄畧開創首啟宗

封製達諸子周鑿要地如地不夫然文皇啓之北平東  
盡諸侯而西瀕大河如大寧遼北上谷雲中遼寧谷代  
四王為之葆塞鴈門南控河上而西扇居谷如太原關中  
延慶環靈酒泉張掖則秦晉樓關四王為屏蔽也如內  
郡諸王亦皆秉鉞部兵崇權握勢維城維翰基布星羅  
此固一時也迨於靖難以後世襲隆平齊谷繼譚漢趙旋  
靡或懲或貸日積猜嫌尋梟益煩兵權盡釋朝堂無懿  
親之迹府察無內補之階情親而勢愈疏養弊而防滋密  
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間作不與荒洵譎暴歲  
無虛牘亂倫逆節屢犯明條法多園丘之收碎有勒盡之



慘况乎郎用繁增經制無畧體解其鮮尾大為虞仁人悽  
惻而寒心志士痛哭而不足此復一時也其在於今則入  
多祿寡支用不敷假貸揭借朔食望米以致資身無策日  
不聊生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  
不定語及中冓則言之醜而不可詳殍為道殣則狀甚悲  
而不忍見強梁者彎弓走馬白晝搶奪於郊衢柔輒者執  
播擁蓋潛身竄入於輿皂此又一時也夫高皇草昧之  
初利建宗子文皇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  
攸當至列聖以迄於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  
自有不能以曲盡者矣即如高皇見超一世豈不知宗

人之有今日但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於世遠親隆因時損益亦待後善繼述之主變而通之耳夫國初親郡王將軍總四十九位女總九位至永樂年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盡多也而當時祿入已損於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支造入玉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位視國初不啻千倍天下王府之祿反多於歲供京師之米即使盡發上供之輸猶不足王祿之半為今之計欲裁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宗所入刻削已盡而且至於無可裁矣欲加小民之賦以周給

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至於無可加矣夫各宗迫於饑寒而嗷嗷相聞有司苦於無措而遑遑在慮况乎名封婚禮請乞保勘奏報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參之乎夫今日之事已為難慶十年之後截長補短每人生生二子又知其增幾何人也中間雖有老死夭亡然死者不如生者之多所增率四五萬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添一封則添一人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以濟之哉議者有曰 國課不給稍做漢家分王之意使各宗人自為養生育多寡皆不必顧則冒濫自絕亦可以蘇有司之力為

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 郡王其祿千石  
僮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蕪支尚有本色米三十石  
也又一相傳則或生三四子或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  
而三四十數分之矣又一再傳亦復如是則愈分而愈微  
夫婦感獲少者不下數人朝饗夕殮婚姻死喪其何以贍  
彼庶民之家亦有產薄而世傳不乏者以其各有營業而  
日生不窮也今 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自為生臣固知  
其不能矣臣謂當今 國事之極大者莫如 宗室天下  
之大可憂者亦莫如 宗室於此而不開之以生路固不  
可開之以生路而不善通夫 祖宗亦不可盍不觀諸

祖宗朝乎彼 國親王之祿五萬復有段絹茶塩等用亦  
獲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  
萬石又不能給而 代肅遼慶寧國諸王且歲給五百石  
是 高皇令出自已而前後之言已不信矣至永樂祿日  
殊 秦魯唐府各五千石 遼寧伊府各二千萬 肅府  
僅七百石 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 郡王常於教內撥  
給而 文皇去 國初未遠而 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  
矣况 親王出城歲時訓練勉兵講武 祖訓也而靖難  
以後則寢之 郡王子孫任用以官陞轉如常 祖訓也  
而 累禁以來皆無之則 高皇祖訓 列聖以不遵而

奉行之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膠柱而調瑟乎即使  
高皇而視今日之困如此 文皇而遇今日之難為又如  
此將援照制祿之初而盡給之乎抑通變其術而別為之  
議乎况封建同姓世世相傳此古之所有坐食縣官爵職  
世授則古之所無臣故以為欲善其法必須大破常格不  
拘 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授有不封者士農工商各從  
其便一切出城越關之例盡弛其禁使人人得以力業則  
各宗有謀身之策而 國家紓空乏之憂我 皇上親親  
之誼亦庶可以善其後矣臣之此議人非智不及此而不  
敢以聞於 上者良以 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

萬一有不逞之徒啓釁生變則追諭首事之臣不免鼎鑊始禍之誅耳又聞高皇帝時平遙訓導葉伯臣應詔陳言首請裁抑諸王而上輒大怒被逮死獄其後不數年而親王之祿亦遂大減是高皇誅其身而用其言伯臣之身雖僇而有功於國則大矣臣於此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非不知其事之可危但今日之事國事也人臣之義苟利於國死生以之臣職掌所關禍福利害皆所不計即使用臣之言而誅臣之身臣無所悔何者害及一身為甚小而利在國家為甚大也昔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及見其有疾喻以不治將深乃三見而不信以

致於不可救令 宗室之病已在腸胃然酒醪可及再益

數年而深入骨髓則扁鵲且將驚而走矣臣故僭擬教旨

開列如左條議上 聞伏乞 勅下本部通行各 親郡

王大集將軍中尉從長計議當令各宗子女見有幾何各

處賦稅見有幾何自今以後人數合增幾何天下民力足

能供億幾何各省錢糧尚可加派與否各宗坐食可為父

計與否將臣之所議與相沿之制彼此參酌孰便孰礙何

利何害當必有一定之見如於事體人情果為利便即具

奏則來聽本部議擬施行至於臣之意見所不及與之易

地所難行者則化裁通變全在當 國者一劑量之耳臣



不勝切望之至 一限封爵查得嘉靖年間 豐林王言

翰奏稱 宗室之中其弊難究不必較其妾媵有無上定

其子女多少議 親王限以五子之外其餘多生者止給

冠帶榮才並無爵祿令其自行營業或商或農所行從便

郡王以三子為例將軍以下各隨等差已經本部酌議具

覆 先帝未賜決允遂寢其事臣謂人之子女原有多寡

不必限也惟限其生子之數則於人情似為少拂宜乎

先帝之未允也然而生不必限封則可限蓋 帝孫王孫

親疎有等 恩數禮秩隆殺有差今 國朝歷世已二百

餘年以親論之亦漸減矣故除初封 親王且姑照例襲

德三世而後其加詳識外具 累朝支派之分列各藩者  
當立為定制以限之如 親王嫡長子例襲 親王庶嫡  
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焉 郡王嫡長子例襲 郡王  
庶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  
許封其一無嫡子止許以封庶子一人 請封鎮輔奉國  
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祇如有生子數多不  
得盡封者 請名其 者與民  
間俊秀子弟一 王親軍  
例止任外官其 王親軍  
親王之子例為 王親軍

軍中尉之子例得職。封者竟與齊民等不幸而生者。富迥然懸絕已為不情。况讀書必。天資經商必籍。彼將何以為生。耶臣以為宗女宗婿尚有婚資多者給銀百兩。今後合無將親王之子不得封者至十六歲。賜之冠帶。仍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不得封者至二十歲亦賜之冠帶。仍給銀四百兩。將軍中尉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學。賜之衣巾。若止務生業不必。賜各子仍俱給銀二百兩。以上各子通減處給。則或仕或不仕。咸有

所賴似無失所之嘆但與各勸一節極當慎詳庶無冒濫以滋妄費之弊如是而各宗之子猶或有不能自立而遊蕩廢業者則警諸家有不肯之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或曰擅出城郭 國有明禁令既任其生業則必不能出郭恐為不可區管稽之 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其所禁之不使出郭者為近日放縱不法者設也苟能各務生業謹守王度一有不檢稍加繩之雖出城何害也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入仕矣職與交易情事一切貸之則貪婪克縱凌弱暴寡益多事矣臣愚以為 宗室不加刑責原非古道即刑罰不加則大亂之道也夫人情有欲

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恃有司之法繩之耳今宗室一  
有小過不以有司治之而動必奏請苟以錙銖斤兩彼  
必忿爭而遽欲聞之朝廷則往來勞費靡時妨業彼小  
民者豈願為此哉若復不較而姑縱之則錙銖不治千金  
可攫斤兩不戒則腴產可侵故曰有司之法不行大亂之  
道也夫常人之愛子弟者必望師傅用夏楚以威之今之  
有司皆士大夫國朝之外傳也今之宗黨皆皇家苗  
裔族屬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養成惡德以就罪辟孰若  
教戒而造就成才以歸於正之為愈哉且聞今之貧宗傭  
工肄卒無所不為匿名執役甘心揮撻是陽諱其名而陰

忘其辱也若顯拔縉紳之列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足以言愧矣臣嘗熟思而酌議如此 一議繼嗣查得 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 其後元終弟及之例也已申明人知其守惟 親王若得之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為 親王之得封謂其為 帝胄所分 天子之次子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故崇之以禮貌不使與兄弟同輩大相懸絕耳今子孫相繼世世富貴固不必言但至乏嗣則統緒已絕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為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哉 國家功臣遇有乏嗣則許族人襲爵此謂

先世嘗有勲勞於國故報功之典不當刻絕繼其世緒  
是所以勸百工也至於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功論傳  
之數世其澤已斬其福已過彼親弟親姪自有本等爵職  
何緣躡進王者之尊乎臣愚以為自今以後有絕嗣者止  
推倫序相應賢能者聞者一人管理府事雖有親弟親姪  
不得冒請復繼王爵一別疏屬查得國制郡王六  
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之職自親王而  
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即自奉國中尉而  
推世世不改則與國終始將萬世矣攷之古昔典禮莫  
備於周然周家五世外燕會慶問皆弗之及非薄之美親

親之殺天秩不然耳禮固有云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族竭矣今至奉國中尉孰非 皇家袒免以下親乎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 朝開國 四祖肇基 德億熙仁皆為藏主則於 祖且然矣而况卑屬乎臣於前欵議將中尉止封一子然奉國中尉世世皆封一子則恩數無窮親疎無等揆諸古者六世親竭之說大不侔矣合無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再傳而下不必 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資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悉聽自便庶恩義並立而法制亦可遠及矣 一議主君查得郡縣主及郡縣鄉君各隨父之差等 請封初不限其



之數多寡及至選配儀賓各有職事 誥命祿米從人等  
項今男封既有限制合無將 親王之女止封其三 郡  
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祿俱  
各照舊外其選配儀賓既有職事 誥命列之官階足為  
榮寵合將祿衣免給亦無不可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  
各給以婚資使為贍用出自 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  
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將軍者給銀八十兩出自中尉  
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婚聽其自為生理其應舉入仕者  
悉授宗女宗婿除已前者勿論外以後各宗女婿給銀五  
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帶婚資一體聽其自便 一議冒

費查得冒妾子女擅婚子氏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例雖  
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糧尤為便利但前項各  
宗各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讀書及無產運營或驕惰遊  
蕩不能生理者一旦革其口糧恐不聊生似亦 聖世之  
棄人矣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自今以後所生  
之子各宜豫為教訓聽其徒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則宗  
人不至告病而 國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 一議擅  
婚查得 宗室 請封選婚必有本部題覆行選各宗選  
有之日奏結完備本部查明具覆方有勘合行令入府成  
婚若未經奏 請而徑自配偶或雖經奏 請未授封號

而先以成婚皆為擅婚擅婚之子例不得封歲給米五十石仍本折中半兼支此定例也但各府擅婚最多皆不顯言其弊或假捏奉到勘合或言邊照相沿舊例原未奏

請淑恭宜安人等號此等名色雖各有不同皆屬擅婚例無授封之理然後既不肯自首其弊而奏抄到部必不能違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固其法之不得不然也夫各宗格於例而無由申其願臣等拘於法而難以徇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饗餐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為今之計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給與本等口糧士農工商仍聽其便自今以後生者止許賜名

不必再給口糧聽令從宜生理可也伏候 聖裁

遵 成憲以慎藩封疏

殷士儆

先該臣等因 肅府延長等王真澆等奏稱乞將輔國將軍管理府事縉熾 賜復親藩爵統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臣等謹遵 世宗皇帝欽定條例及 先帝

皇上兩次不准繼襲 明旨看議明白覆請 聖明堅賜

宸斷不准繼襲仍乞 勅諭縉熾以後勿得再行瀆奏

等因本月初六日恭接 聖旨極邊重地必須用王鎮護

縉熾還准襲王仍支輔國祿欽此臣等聞 命自 天不

勝驚愕汗流措身無地竊惟 朝廷所以布大信而萬世

治安者有 成憲之當遵也海內所以守大分而人心寧

帖者有明旨之可守也 宗藩條例一書乃先皇帝  
念天下民窮財盡而宗室日繁力不能支特命會集  
在廷羣議勸成此書以抑冒濫親王故絕非親弟親姪  
不許繼襲之令實居其首非萬世所當遵之 成憲乎及  
肅府縉熿奏請襲封本部議以為懷王堂叔似非  
應繼人數始則奉先帝宸斷不許相繼繼則奉皇上  
聖斷不准繼襲二聖成命赫然如一豈非萬世所當守  
之 明旨乎本部所以遵奉而抑諸藩之冒濫者此 成  
憲也此 明旨也各藩所以帖然而不敢萌覬覦之邪念  
者此 成憲也此 明旨也今縉熿茂 成憲玩 明旨

聽然天聽若復蒙 賜以王爵則將來各宗效尤  
紛紛奏擾不已凡 欽定條例俱不足遵凡奉過 明旨  
俱不足守人人欲行其私事事欲更其制豈 聖世之所  
宜有哉且 皇上止念其極邊重地必須用王鎮護偶未  
思及前項關係耳今 臣等考之 肅府始封甘州委係極  
邊今已移在蘭州腹裏並非極邊之地况 肅府諸郡王  
見有數人於其中選擇最賢者一人管理府事自足鎮護  
何必更條例而變 明旨乎伏望 皇上特念 先帝欽  
定條例所當遵 二聖兩次 明旨所當守堅持 定命  
仍前不准繼襲則 朝廷法制畫一各藩窺伺不萌民力

可節治安可期 宗社生民幸甚臣等幸甚若或 聖意  
念其邊遠必欲王爵鎮護亦望 俯念 成命至重封爵  
至重 勅下在廷諸臣會議傳受具跪上 聞務使 成  
命不違 聖意勿失庶 朝廷大信可全 宗藩大分不  
越將來法制尚可行於天下也臣等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條議 宗藩至切事宜

何起鳴

臣等惟當今國家有一大事所宜及時講求者外之邊防內之宗藩是也邊防近蒙聖明軫念已經會官集議見今各邊整頓漸有次第惟是宗藩二年來蝨斯麟趾綿衍繁盛邸祿歲增民財日訕比之邊方尤為難處近按玉牒實在之數親郡王將軍中尉及未名未封與庶人等項共計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位郡縣王君儀賓不與焉其視國初分封之數不止萬倍總計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較之漕運四百萬石之入又不啻倍之國初以十稅一今則十而稅二三未止也夫本根茂盛則枝葉

蕃滋臣慮再越十年又不止前數矣以故宗室則衣食不充數數控訴有司則艱於處給莫可支持賈誼所謂失今不治終成痼疾誠可憂矣恭惟世宗皇帝周覽遐思爰命禮官集議定為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為彙典無容議矣但中間條例未盡遵行臣等職掌所關妄陳曾臆列為九事仰塵天聰惟聖明留意焉一臣謹按洪武八年初定諸王宗人祿米每歲親王五萬石郡王六千石二十八年太祖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彌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口今稍節省以資乏用議更定親

王歲祿萬石郡王三千石夫洪武八年至一十八年封建  
未踰時也即憂之用斟酌節省如此 祖宗不為萬世計  
耶查得議處改折 郡王以下哀多益寡尚有定論惟是  
親王歲祿參差不一夫 親王為 朝廷屏翰歲祿隆重  
良不為過但 親王一體祿次懸殊而本折有輕重地方  
有貧富尤非所以遵 祖訓而一衆心也合無降諭 親  
王使知 朝廷經費之難同宗貧窘之極使議願減原額  
之數或願改折若干或願每歲輸祿若干以補本府宗室  
不足之數各令具 奏 朝廷降勅褒異豎坊示勸倘數  
月之內後一無奏 聞者該部通計斟酌節減務令均齊

合一恭聽 宸斷處分亦不為過一各 王府生息日繁  
同處一城不惟地產有限 天祿不贍其養抑且居處沓  
雜小民恒失其生及今不處後愈難容查得分封地方山  
西湖廣各十處河南七處陝西四處江西山東各三處四  
川廣西各一處蓋 宗室數少則常祿可霽易與為善數  
多則黨眾祿窘易與為非此韓代周府所以日益多事往  
往越關奏擾甚至凌詈長官白晝劫奪其為逋逃淵藪而  
莫之禁也是豈無其故哉臣愚以為自今以後凡係 宗  
室眾多不能並處一城者分封鄰省及附近州縣或舊有  
王府故絕去處其府第規制各照爵遞減使為可繼夫散

處以治其生亦得宗子維城之義似不必過為狗泥者一  
先年 御王有犯罪革爵者嗣後弟姪遠孫多至資緣冒  
襲乃又并其子女同進封者糜費國力宜此為其條例查  
單信不刊之典矣何頒行又踰四年不聞一疏奏報豈以  
天下 御王一承繼正爵無冒襲者乎臣不暇悉教如  
晉府交城王表袖以輔國將軍應否得襲崇端王表杯之  
爵又如弟為鎮國將軍 御王繼絕 祖訓果有其文耶  
舉一交城而諸如此者尚多也請乞 勅下禮部通行有  
王府去處撫按官轉行長史司等官具啓 親王及管理  
等爵查係以前犯罪革爵及故絕 御王弟姪遠孫曾經

冒襲者作速具奏冒襲本爵能自首者仍許襲爵身終  
其子以鎮國將軍管理府事餘爵悉從改正通查具奏到  
日該部該科覈實施行毋得再為具文徇情容隱一宗  
室新封一位則祿米新增一分年復一年無所底止及今  
不處則病國病民病宗室無一可者臣見該部題覆各

宗祿米行文各布政司止云其附近倉庫按季撥給不知  
作何坐派處分以故賦日多歛日急而民亦莫知其所以  
然矣合無勅下該部通行有王府布政司備呈以前

本處祿糧若干作何撥給或於額糧內增加或於額糧外  
區處有無完欠各查明造冊具奏此後凡遇冊封郡

上將軍中尉等爵應給祿米若干作何處分派撥俱年終  
類奏查考至缺少去處各該撫按官近日 詔書督率所  
屬查催完納此外亦宜善為區處毋只靠損貧民如山東  
泰山湖廣秦和香錢之類積剩者皆可補湊是在有地方  
責者一加之意耳一 國家單恩宗室全在名封婚禮不  
失其時今據 王牒所開將軍而下未名者八千八百位  
有奇未封者五千一百位有奇至使 恩禮過期宗人怨  
憤殊非事体臣見該部題覆可謂疏通而猶寢閣若此何  
也蓋議爵雖由該部而 奏請筆吏應否合格實在 規  
王與另城郡王也訪得各處 宗室初生奏報及 請名

請封選婚必有同室司府保結然後具奏閏節通於錢  
神文移就於歲月是故名封未得而祿頌以為借債之券  
矣臣愚以為此必輔導嚴欽限凡宗子初生該府覈實  
限一年以裡奏報名封婚禮俱不許過期如無違碍而奏  
請過二年之上者年終類筭凡十位長史教授罰俸二十  
位以上者長史教授輕則任俸重則議斥其長史六年無  
過賢勞茂著許得一体陞用給誥命服色自本年六月  
以前各王府奏到名封婚禮有礙題覆者該部備開違  
錯失格及保勘不到錄由通行巡按御史轉行各府長史  
教授等官限文到一月以裏作速回奏以憑提覆施行



如再刁蹬故違將錯該部悉遣 詔旨嚴行查叅治罪一

郡王故絕府第屯廠督歸 親王掌管待有親轉給此定

例也近又著之條例其明何迄今未見以一第一條奏歸

朝廷者此微利為乾沒計即押有司者奉行之未至即即

臣所知如 南陵王故絕遺下府第莊田金銀財物不止

數十萬計若非御史趙若目擊將軍勤熲等有司幾何不

為田潤王語等所影射即觀此一府餘可類推也乞 勅

該部一尚再行河南撫按官將南陵土遺下府第莊田等

項查追實數作速具 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備查凡係

故絕 郡王及削除 親上處所逐一查明從實具 奏

其報到之數該部登記簿籍付所司掌管候本處有新封  
者照數撥給以充祿糧不必更屬該府以滋隱沒 一條  
例開載改正樂工蓋有見於花生蠟育之弊最為實亂  
天潢所當首革臣等訪得 王府間有一二裁革而其古  
恠者尚多即有議革實緣得業 朝廷法紀沉閣不行近  
如 遼府收樂工張紹之女生子川兒朦朧 請名希圖  
承襲若非該省御史相繼糾察不幾於冒亂 宗親乎  
親王如此郡王而下從何究詰此樂工所當盡革而收買  
子女之禁尤當嚴也合無 勅下該部通行各 王府及  
各該巡按御史原設立官樂院盡數裁賣入官樂工編籍

當差樂婦徒良改嫁通限一月以裏將改正過數日要見  
變賣過房處若干編配過男婦若干造冊具奏政有仍  
前占慘者重行奏先將該府轉詳官提問凡王府收  
買子女果係缺人使用照例具奏限以名數收買一次  
不許在於境內境外擅自收取以恐濫穢違者許所在官  
司申達巡按御史將輔導官并差遣人等參奏治罪一  
親王而下至中尉自王妃以至安人卿君身後皆有御  
祭蓋 朝廷親親厚終盛典也臣頃奉使見一二處御  
祭有司供辦祭器豐儉不一在王府則欲極置在司  
則款儉在遣祭官則於豐儉之間稍為裁酌故有一祭

費數百金者有一祭費十金者處處不同歲歲不定其間  
不良有司未免因緣為奸本以敦族適以病民臣查得  
會典所載止見牛犢羊豕其餘祭器止云轉屬買辦豐儉  
未有定數合無 勅下該部酌議凡遇各 王府應行祭  
禮照依爵位定差等文移該衙門通將合用品物備細開  
寫各照彼處時估動支官銀買辦不許額外多增一物遺  
累小民各 王府亦不許希圖折乾褻贖盛典庶典禮歸  
一人易遵守一 王府承奉司止許理一應雜事有事呈  
長史司并護衛指揮司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備載  
祖訓可考近訪得各 王府內使等官營求出外管莊收

課却乃需索有司夫馬張打旗競擅作威福羅織害人重  
科厚歛靡所不至 王處深宮無緣得知所以然者由各  
藩近來玩視 祖訓私收闈人徧滿宮中各求覓利是以  
出外生事擾害軍民招納投獻恬不知畏且其第宅墳墓  
之類務極華侈僭踰制典依憑城社莫敢誰何伏乞 勅  
下該部通行各該撫按轉行長史司啓 王知會嚴加禁  
單內使人等恪遵 祖訓一應錢糧止令屯老旗甲人役  
催辦不許擅自出外擾民仍通行各 王府將見在內官  
內使盡數清查凡不係照例 奏封不由內監撥給者一  
一革退仍嚴私割之律并第宅墳墓違 制蓋造者通行

釐正敢有抗違者巡按御史查叅長史官一體治罪凡此  
九者或議勸捐祿糧或議查革冒襲或議清府第正樂工  
無非以義 御親之意或議分封或議祿糧或議名封婚  
禮無非以 恩厚親之意至於定祭物禁內使又無非恤  
民衛親之意皆處 宗藩之至切要者所以廣條例之未  
行而濟一時權宜之計耳如蒙 勅下該部議覆上 請  
蚤賜施行其於 宗藩未必無小補矣此外又有 國家  
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 郡王以下宜定限子女襲封  
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節  
其祿秩者有謂 親王傳至祖免以外馮一有乏嗣者止

許親支以本爵承官府事不得繼封者有謂郡王六世孫以下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謂宗室既有限制不許請封則不宜困之一城使畢力農商其有才識超邁者悉照祖訓許其肄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親王仕格不得授以京秩有違犯者體糾劾此則事關重大臣等至愚極陋何敢輒陳臆見惟願廟堂之上上張寧畫特降手勅廣集公論定為經常遠大之計上請宸斷施行實宗社生民無疆之福也